

## 辽宁方言日母日系字读音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刘婧涵

南开大学文学院

**内容摘要：**日母日系字的音变现象是辽宁方言的一大特点，本文采用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法对辽宁地区日系字读音进行调查，展示音变情况、总结音变规律、探究音变产生原因、厘清不同形式的历史层次，并从新、老派方言对比中对各地区、各字项受现代汉语普通话影响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对辽宁地区日系字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辽宁方言总体面貌与普通话比较相似，但声母、韵母、声调都或多或少有自身特点存在，例如声母方面，日母字的音变现象就是一个显著特点。

目前学界一般将日母字声母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儿系字，指古止摄开口日母字，普通话中读[ʝ]，二是日系字，指非古止摄开口日母字，普通话中读[z]<sup>1</sup>。本文讨论的对象为日母日系字<sup>2</sup>，因为在辽宁方言内部，儿系字与普通话读音一致，而日系字则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日系字音变是辽宁方言内部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各个方言点内部具体情况不同，出现音变现象的字项有差异，新老派读音情况也各不相同。

本文拟在语音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法对辽宁方言日系字今读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以解释日系字的音变原因，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文中的“音变”指相对现代汉语普通话而言读音相异的部分，由于辽宁方言语音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较少，本文将普通话作为参照系，采取与普通话对比的方式呈现各方言点的读音情况。

### 一、研究背景及调查情况

#### 1.1 辽宁省的移民历史

研究辽宁方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辽宁省特殊的移民历史，汉语在辽宁地区的自然演变缺乏必要的时间条件。据《辽宁省志·人口志》的记载，历史上辽宁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大的地区，原住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人口规模不大，居住地域不固定，汉族人口大多是各个朝代为戍边迁移的，或自发前往垦植的移民。

<sup>1</sup> 王利、刘芳 2014《晋东南晋语日系字的读音类型及其演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

<sup>2</sup> 下文简称“日系字”。



图 1：辽宁地区人口数量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清代以前辽宁地区人口经历了“三起三落”，三个人口峰值分别出现在西汉、金和明中后期，而人口骤减的原因往往是战乱。辽宁地区人口最后一次骤降发生在明末清初，在战争以及清军入关的影响下辽宁几乎成为无人之地，而后经过清代的政府性移民以及后来封禁后仍无法有效控制的群众自发移民，辽宁地区人口迅速增长，这一时期移民主要来自山东和河北，兼有少部分天津、北京及河南移民。可以说，今天辽宁省大部分人口是清代以后移民的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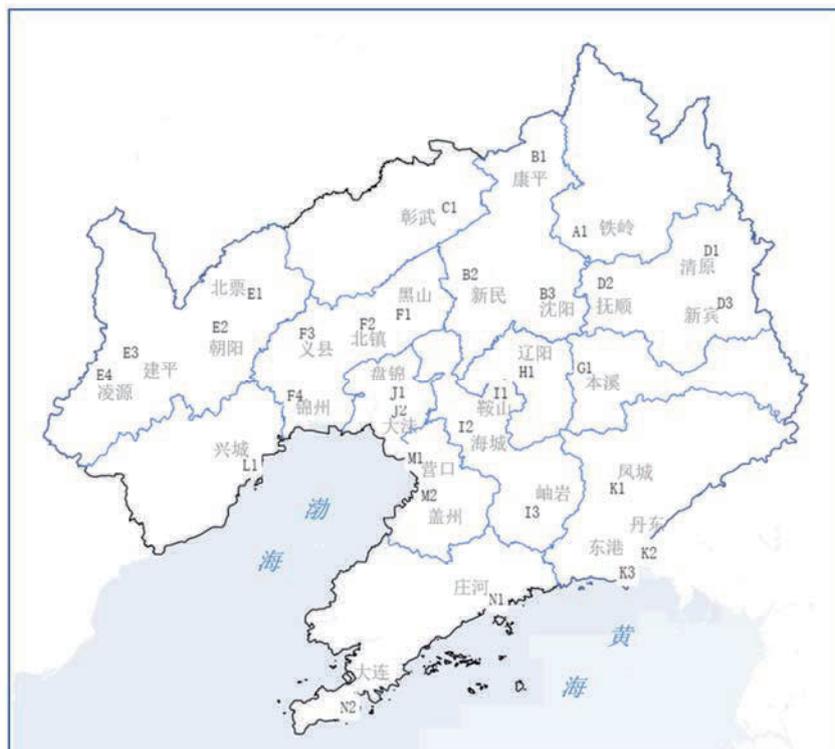
## 1.2 调查情况

本次方言调查的区域为辽宁省，按照宏观尺度“至少每个地级行政单位一个点，可以略多”<sup>3</sup>布点，尽量多地覆盖县级行政单位，取点尽量均匀。调查共涉及 12 个地级行政单位的市区以及 19 个县级行政单位，共计 31 个方言点，具体情况如下图<sup>4</sup>所示：

<sup>3</sup> 项梦冰、曹辉 2012《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第 34 页。

<sup>4</sup> 本文语言地图运用南开大学文学院数字中文创新实验室与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合作开发的语言地图绘制软件绘制，底图采用高德地图（©2020AutoNavi-GS(2019) 6379 号）。

图 2：辽宁省调查点分布图



注：各方言点编号如下

A	铁岭市	A1	铁岭市区	G	本溪市	G1	本溪市区
B	沈阳市	B1	康平县	H	辽阳市	H1	辽阳市区
		B2	新民市	I	鞍山市	I1	鞍山市区
		B3	沈阳市区			I2	海城市
C	阜新市	C1	彰武县			I3	岫岩满族自治县
D	抚顺市	D1	清原满族自治县	J	盘锦市	J1	盘锦市区
		D2	抚顺市区			J2	大洼县
		D3	新宾满族自治县	K	丹东市	K1	凤城市
E	朝阳市	E1	北票市			K2	丹东市区
		E2	朝阳市区			K3	东港市
		E3	建平县	L	葫芦岛市	L1	兴城市
		E4	凌源市	M	营口市	M1	营口市区
F	锦州市	F1	黑山县			M2	盖州市
		F2	北镇市	N	大连市	N1	庄河市
		F3	义县			N2	大连市区
		F4	锦州市区				

为了准确描写辽宁方言日系字读音的面貌，本次方言调查选取两组发音人，即老派发音人与新派发音人。根据《方言调查字表》选取全部非古止摄开口日母字作为调查字项，剔除部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常用的字，如“穰(禾茎)”等，共计调查字项 44 个，其中“绕”、“任”二字在《广韵》音系中均有两个声调，在调查中归为不同字项。在调查

表中将每个字项分别组词，兼顾生活常用词和新词语，并在询问中随机造句，以获得发音人真实的读音情况，尽量避免读书音的出现。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电话调查两种调查方式收集语料，由于本文不涉及声调变化，因此在记录时只记录声母和韵母情况。盘锦市、大洼县、凤城市三点未找到合适的发音人，语料分别来自《辽宁盘锦方言语音研究》<sup>5</sup>和《凤城方言语音研究》<sup>6</sup>，这两篇文章包含以上方言点日系字各个字项的具体读音。

## 二、辽宁方言日系字今读情况

### 2.1 概况

调查结果显示日系字声母在辽宁方言中的表现有三种，分别是零声母型、[l]型、[ʒ]型。音变情况有两种，大部分变成零声母加介音，开口呼加[i]，合口呼加[y]（“入、润、闰、弱、辱、褥”六字除按规律加介音[y]外还有加介音[i]的情况），如“惹”[iɛ]、“扰”[iao]、“肉”[iou]、“润”[yn]、“绒”[iuŋ]；个别字声母变成[l]，一般在韵母为合口呼[u][uei][uŋ]的情况下，如“乳”[lu]、“蕊”[luei]、“冗”[luŋ]，“扔”字属特例。

各个字项发生音变的程度不同，按照变化比分为高、中、低三类：

表 1：日系字字项音变程度<sup>7</sup>

音变程度（变化比）	数量	具体字项
高（67%-100%）	24	乳、饶、扰、绕（围绕）、绕（绕线）、柔、揉、染、任（姓）、任（责任）、纫、然、软、人、仁、忍、刃、认、瓢、壤、让、扔、绒、肉
中（34%-66%）	12	惹、蕊、冉、燃、热、润、闰、嚷、仍、茸、冗、褥
低（0-33%）	8	如、儒、入、日、弱、若、戎、辱

### 2.2 日系字各读音形式产生原因

#### 2.2.1 辽宁地区日系字的底层形式

从历时音变角度，本文选取七部反映北方话或辽宁地区语音系统的文献和韵书，以期呈现辽宁方言日系字读音的演变历程。

<sup>5</sup> 李南依 2019《辽宁盘锦方言语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p>6</sup> 戴鑫 2014《凤城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p>7</sup> 变化比=音变点/总点数，结果保留到个位。

表 2: 日系字读音历时音变<sup>8</sup>

切韵 (601)	中原音韵 (1324)	五方元音 (1654—1664)	黄钟通韵 (1744)	音韵逢源 (1840)	华音启蒙 谚解 (1883)	支那语讲 义 (1910)
ŋz	ʒ	ʒ	j	ʒ	零声母	零声母

如表 2 所示, 北方地区日系字最晚在元代已经演变出[ʒ]型, 辽宁地区日系字在清代呈现零声母的形式, 此时北京音仍为[ʒ]型。

目前学界对于东北地区日母字读零声母有两种主流的解释, 一种认为零声母是鼻音声母[ŋ]弱化的结果, 以项梦冰<sup>9</sup>为代表, 另一种认为零声母是为了增加音系协和度而产生的“吞噬日母”现象, 即[ʒ]>零声母, 以陈保亚(1993:160-161)为代表。辽宁地区日系字是哪一种演变轨迹, 在受到大规模移民影响前是否已随大部分北方地区一起演变为[ʒ]型, 还需要从音系内部进行考虑。

东北方言中日母字今声母与知庄章组今声母状况密切相关<sup>10</sup>, 因此在分析辽宁方言日母字变读零声母时也应考虑知庄章组声母情况, 若出现知庄章组与精组合流的情况, 那么音系中本应读作[tʂ][tʂh][ʂ]的音全部读为[ts][tsh][s], 与[ʂ]对应的浊音[ʒ]也不应出现。目前辽宁地区知庄章组声母读音情况如图 3 所示:

<sup>8</sup> 拟音引自孟祥宇 2012《辽宁通溪片语音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及邹德文 2009《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华音启蒙谚解》和《支那语讲义》分别是朝鲜和日本的教科书性质的外国文献, 根据岳辉(2006)的论证, 《华音启蒙谚解》“以东北官话为基础, 兼收并蓄北京官话的某些特点”, 邹德文(2009)则认为《支那语讲义》“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的东北方言”, 因此这两本书所反映的音系可以作为观察辽宁方言日系字读音发展演变的资料。

<sup>9</sup> 项梦冰 2006《客家话古日母字的今读:兼论切韵日母的音值及北方方言日母的音变历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

<sup>10</sup> 张世方 2009《东北方言知系声母的演变》,《汉语学报》第 1 期。

图 3: 辽宁地区知庄章组声母读音情况<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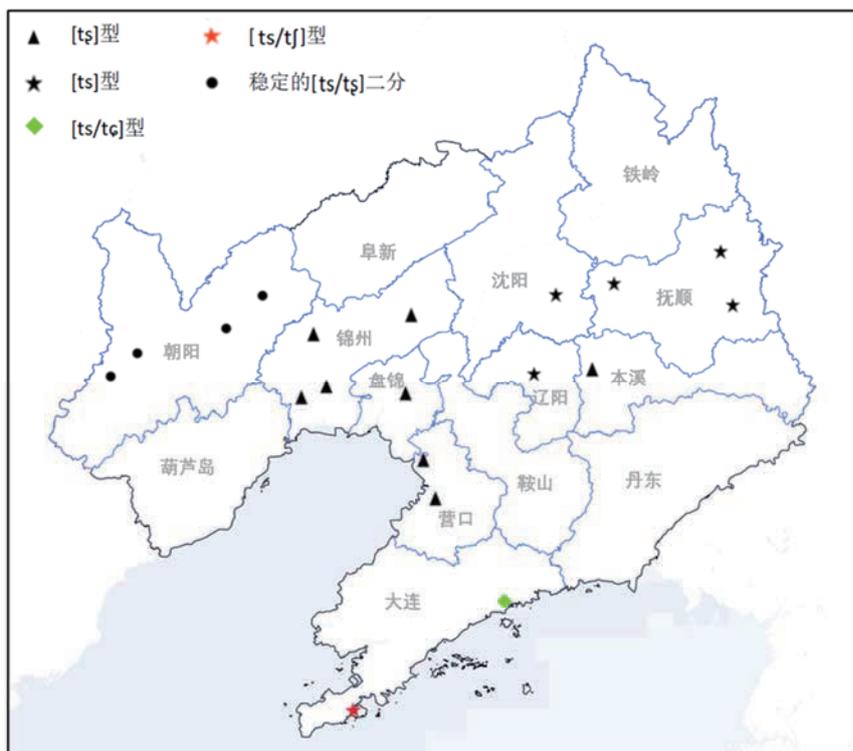


图 3 展示的方言点以外地区知庄章组读音为[tʂ/tʂ]自由变读，个别地区会出现[ts]更多或[tʂ]更多的现象，无规律可循。孟祥宇在文章《辽宁通溪片语音研究》中认为以 B、D、H 点为代表的沈阳型为辽宁地区知庄章组声母早期形式，辽阳、沈阳先后作为辽东地区的行政中心，民族交流广泛，语言受到阿尔泰语系影响，古知庄章组字与精组合流，并以沈阳为中心辐射周边。其余几种情况是受移民影响而产生的，点 E 紧邻北京地区而发展成北京官话，点 F、J、M、G 读音形式与紧邻山海关的河北几个地区方言情况基本相同，点 N 下的两种读音形式则是受到胶辽官话的影响<sup>12</sup>。本文认同这种看法，由此推断辽宁地区早期日系字读音为零声母，[z]型是后起形式。另外，“荣、容”等非日系字声母读为[z]，而没有随喻母大部分字读为零声母，说明这些字在某段历史上声母和日母非常接近<sup>13</sup>，随着日系字声母一并变为[z]，而这些字在辽宁方言中仍然读为零声母，也就是说，辽宁方言中的日系字没有经历从零声母到浊擦音[z]的自然演变，今天日系字的[z]型是后起型。虽然经历战乱后辽宁地区的底层方言几乎被抹去而被后来的移民方言所覆盖，但是日系字的底层恰巧与后来移民方言的部分形式相重合，因此得以留存，同时与移民型相互形成合力，使得日系字零声母型在辽宁地区稳固存在。

### 2.2.2 零声母型

辽宁方言日系字声母部分呈现出零声母型，不能否认有少数底层方言留存的痕迹，但是结合人口规模变迁的历史，今天的零声母型更多的是移民方言带来的。根据宋学<sup>14</sup>的

<sup>11</sup> 根据王艳慧《辽宁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研究》中老派发音情况绘制。

<sup>12</sup> 孟祥宇 2012《辽宁通溪片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p>13</sup> 高晓虹 2013《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在官话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第 2 期。

<sup>14</sup> 宋学 1963《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第 2 期。

说法，辽宁省汉族居民多自河北、河南、山东迁入，在分析零声母型产生原因时自然应该考虑这些地区的语音形式。由表3可以看出辽宁方言中日系字的零声母读音与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关系密切，这是方言竞争的结果。虽然操中原官话或北京官话的移民也进入辽宁地区定居，但由于规模较小，居住分散，其语言习惯难以保留下来，在与周围操强势方言的山东、河北移民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被同化。

表3：辽宁周边方言日系字读音情况<sup>15</sup>

	染	肉	人	让	热	扔	软		
鞍山	零	零	零	零	零	l	零	吉沈片	东北官话
锦州	零	零	零	零	零	l	零	哈阜片	
朝阳	ʐ	ʐ	ʐ	ʐ	ʐ	ʐ	ʐ	朝峰片	北京官话
北京	ʐ	ʐ	ʐ	ʐ	ʐ	ʐ	ʐ	京承片	
唐山	ʐ	ʐ	ʐ	ʐ	ʐ	l	ʐ	保唐片	冀鲁官话
邢台	零/l	零/l	零/l	零/l	零	零/l	零/l	石济片	
沧州	零	零	零	零	ʐ	零/l	零	沧惠片	
烟台	零	零	零	零	零	l	零	登连片	胶辽官话
昌邑	零	零	零	零	零	零	零	青莱片	
丹东	零	零	零	零	零	l	零	盖桓片	
大名	零	ʐ	ʐ	ʐ	ʐ	ʐ	零	郑开片	中原官话

也就是说，今天辽宁方言中日系字零声母型是底层方言和移民方言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王力（2017:22）的拟音，日系字上古音为\* $\eta$ ，日系字均为三等字，带有介音-j-， $\eta$ 与j都是舌面音，发音部位相同且均为响音，j发音更容易；另外根据强制非同值（OCP）原则，紧邻音段相同特征要发生异化，因此清代以前辽宁方言日系字在鼻音弱化的作用下变成零声母，与此同时大部分北方方言日系字已经由零声母介音擦化演变为[ʐ]，清初辽宁地区作为“龙兴之地”与北京交流密切，之间存在大量人员往来，日系字有机会随北京音变成[ʐ]型，但山东、河北移民规模大，其带来的方言相对于辽宁地区原有汉语方言属于强势方言，因此阻碍了底层方言进一步演变的过程。

### 2.2.3 [l]型

辽宁方言日系字的底层读音形式为零声母，因此[l]型是移民方言的产物。从移民主要来源地——山东、河北来看，[l]声母在日系字的读音中广泛出现。

山东省日系字读音出现[l]声母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胶辽官话，只有极个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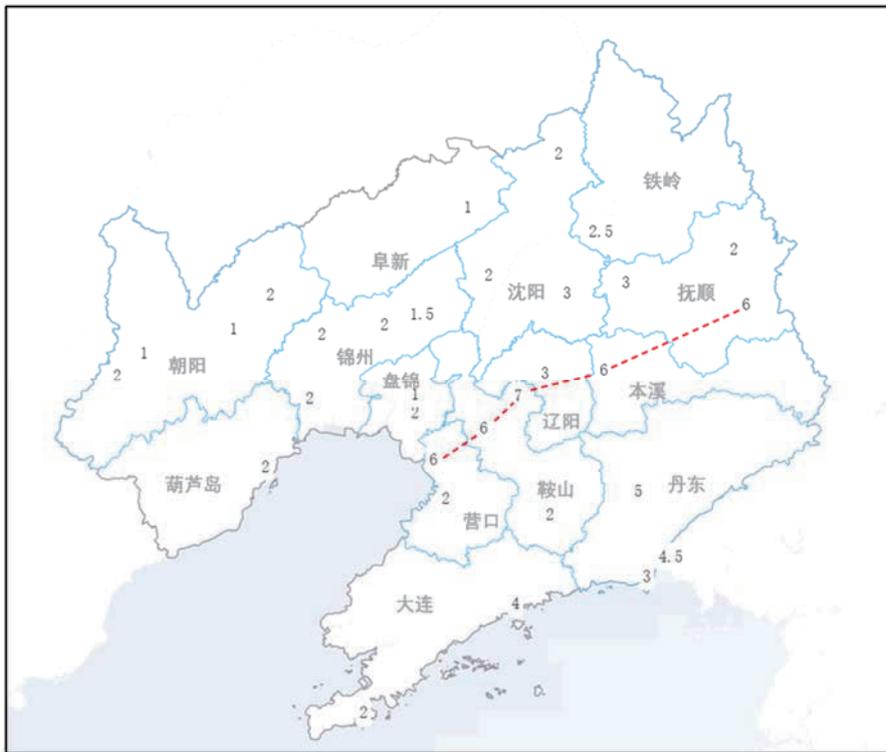
<sup>15</sup> 表中“零声母”用“零”表示。

的读为声母[ɿ]；另一类是数量众多，成系统地变为边音，在鲁中偏东的章丘、淄博、广饶、寿光等地日系字声母今天全部读为[ɿ]，鲁中偏西的济南、惠民、肥城等地开口读[z]，合口读[ɿ]。

河北省日系字出现声母[ɿ]的地区集中在东南部，广大的中部和北部无[ɿ]型出现，东南部各地日系字出现[ɿ]声母可分为三种情况：全部读为[ɿ]；开口呼读[z]，合口呼读[ɿ]；有声母[ɿ]出现但无规律。

今天辽宁地区呈现的部分日系字读为边音的格局是清代以后山东、河北移民带来的，各个地区移民带来的方言中出现[ɿ]音变的情况各不相同，在这种复杂的融合、竞争关系下，呈现出现在的结果，即一些日系字的读音变成了边音[ɿ]，但数量不多，合口呼前变成边音的比例更大，图4展示了辽宁方言各点日系字读边音的情况。

图4：辽宁方言各点日系字读边音情况



注：图中各点数字为[ɿ]声母在日系字中的辖字数，调查结果为[ɿ]与零声母或[z]自由变读的计0.5。

日系字读边音的情况在辽宁方言中呈现清晰的“中部多、东西两部少”的格局，虚线一线是边音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区，这一线两侧边音出现频率递减。这与该区域地势低、有河流经过有关，移民无论从东部沿海路进入还是从西部过山海关沿陆路进入辽宁，很大一部分都会继续向中部腹地移动并最终定居，因此中部平原一带可以说汇集了各个地区的移民，人员交流较多，语音形式融合了多种方言，因此边音保留率最高。虚线西侧边音出现频率低于东侧，是因为与辽宁西部接壤的河北地区操北京官话或日系字无[ɿ]型的冀鲁官话，在辽宁西部活动的移民，其方言中[ɿ]型辖字数少，相对于零声母型处于劣势，因此保留较少，东部地区受山东移民带来的方言影响较大，[ɿ]型日系字辖字数较多，在竞争中保留下来的也较多。

#### 2.2.4 [ʒ]型

辽宁方言日系字读为[ʒ]声母的形式来源有二，均为外来方言影响，不是自然音变的产物。

其一是清代以后大规模移民带来的读音形式，这一部分产生时间早，影响范围不大，集中在辽宁西部地区，尤其是与河北相接的区域。上文已经说明辽宁地区日系字的演变节奏慢于大部分北方地区，在清代仍未发展成[ʒ]声母形式，而此时河北一些地区日系字已经出现[ʒ]型，随着移民进入辽宁地区并在方言竞争中保留在西部地区。

其二是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后带来的读音形式，这一部分产生时间晚，但影响范围很大，对辽宁各个地区方言都产生了影响。普通话作为强势方言，在影响辽宁方言的过程中往往占有优势，其语音系统中的一些形式对辽宁本土方言进行了替代，这种现象在辽宁新派方言中体现尤为明显。

以上两种日系字[ʒ]型来源不同，作用的时间、范围也不同，辽宁东部日系字[ʒ]型基本可以认为来源于第二种，但中西部的日系字[ʒ]型则难以进行判断。

### 2.3 具体调查字项的语言地图

在厘清各种读音形式的大致来源后，再观察单字的语言地图<sup>16</sup>呈现出的读音格局就会更加清晰，这些单字地图能够准确地展示各个字项的具体分布情况，也能反映出一些共性特点，通过观察下列地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总体上中东部音变程度高，向西侧递减，与普通话读音相异的情况大多留存在东北——西南一线以及东部沿海。

由于中部地区的地理条件及政治中心地位，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由东西两侧向中部集聚，人员交流广泛，形成对各地方言兼收并蓄的语音格局，移民带来的日系字音变保留较多，另外，沈阳、辽阳是古代辽宁地区行政中心，在接受大规模移民之前该地保留的底层方言比较完整，底层方言日系字读音与移民方言日系字读音类似，二者形成合力，进一步巩固了该地日系字音变水平，推广普通话后这一区域受权威方言的影响也较小。

东部沿海一带音变程度高是因为受胶辽官话的影响大，山东移民经海路从大连登陆并一路北上，这其中操胶辽官话的移民占多数，也因此形成了胶辽官话两片主要区域隔渤海相望的局面。胶辽官话一大特点就是日系字基本都读作零声母，音变程度非常高，这一特点也随着移民的脚步被带入辽宁东部沿海一带。

音变程度较低的西部形成今天的读音格局是因为与这一地区接壤的河北地区日系字读音大多与普通话一致，因此相对中部，西部地区日系字发生音变的频率较小，一方面留居于此的移民所操的方言中发生音变的日系字较少，日系字音变程度高的方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接受的移民方言音系中包括声母[ʒ]，且出现频率较高，日系字在推广普通话的背景下更容易向标准音[ʒ]靠拢，因而呈现出辽宁西部调查点各字项多读为标准音形式的格局。

(2) 不同字项音变程度的具体表现不同，总体上，常用字的非标准音形式势力较

<sup>16</sup> 单字语言地图基于老派方言绘制。

强，如图 8、10、11、15 等，非常用字的标准音形式势力较强，图 6、7、43 表现得比较明显，说明辽宁地区语音的标准化进程首先波及到的是非常用字。其余字项虽各有差异，但基本上保持标准音与非标准音势均力敌的状态。

(3) 可以推测跨渤海湾的交流频繁，在渤海湾东西两岸出现了一致的语言现象。如图 6、7、9、11、12、20、21、22、27、28、29、36 所示，营口、鞍山出现了与葫芦岛、朝阳一致的读音，而往往与邻近的盘锦不一致。操北京官话的移民数量较少，且多定居在辽宁西部，这部分移民跨越中部平原来到营口、鞍山定居并使北京官话在语言竞争中胜出的概率不大，因此推测是渤海湾两岸的居民通过水路有着较多的交流和较广泛的人员流动，使得在西部势力较强的北京官话得以影响到辽宁东南部的营口、鞍山两地。最明显的是图 41，自由变体式的读音形式只出现在了渤海湾两岸。通过图 13、14、15、26、31、33、34、35、44 可以看出北京官话与其他方言竞争的痕迹，北京官话的读音形式跳跃式地保留在营口或鞍山。

(4) 图 12、21、22、37、41、45 能够明显看出省会沈阳出现了与周边相异的读音形式，而与西部诸点一致，但这不是与西部地区语言接触的结果，按照柴田武（2018：28）“周边分布原则”，这种读音形式应该是在推广普通话的影响下新产生的，恰巧与北京官话的读音形式相同。作为经济、政治中心，沈阳更容易被标准音同化，不过也应当看到，沈阳的老派方言虽然有被标准化的痕迹，但并不是十分明显，只有个别字项率先向标准音靠拢。

(5) 两种势力较强的读音形式中间可能会出现自由变读的情况，如图 11、15、18、21、22、24、25、26、30、32、35、45、46、47、48 所示。这是语言接触的结果，自然情况下这些区域可能会有某一种形式最终胜出，也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自由变读的状态，但是按照推广普通话的趋势来看，很有可能是普通话的标准音强势介入并覆盖原有的自由变读形式，这一点在对新派发音人的调查中得到了印证。

(6) 如图 6、7、8、9、22、28、35、36、37、43、46 所示，一些字项有多种读音形式，按照地理语言学传统的分析方法，应该考虑这些不同变体是时间上的更替关系，通过地理分布找出语音的发展链条。但是考虑到辽宁地区特殊的移民历史，语言缺少自然演变的时间条件，加之语言地图显示，很多变体形式都只是出现在零星地区，字项与字项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分布上的关联，因此推测这些不同的读音形式是语言竞争结果的留存，移民带来的方言多种多样，经过竞争、淘汰，基本趋同，但是仍有一些势力较弱的读音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散见于个别地区。

(7) 图 35、36 显示，字项“冗”、“辱”在大连地区读如标准音。大连地区作为从海路而来的山东移民的登陆地，整体语言面貌与胶辽官话类似，且距操北京官话的移民的落脚点——辽宁西部距离较远，不易受北京官话的影响，日系字的读音为零声母型和 [ŋ] 型。在大部分字项中的确是这样体现的，但“冗”、“辱”二字出现了例外，这种例外也许与这二字是非常用字有关，笔者目前无法给出更明确的解释，具体原因还有待继续探索。

图 5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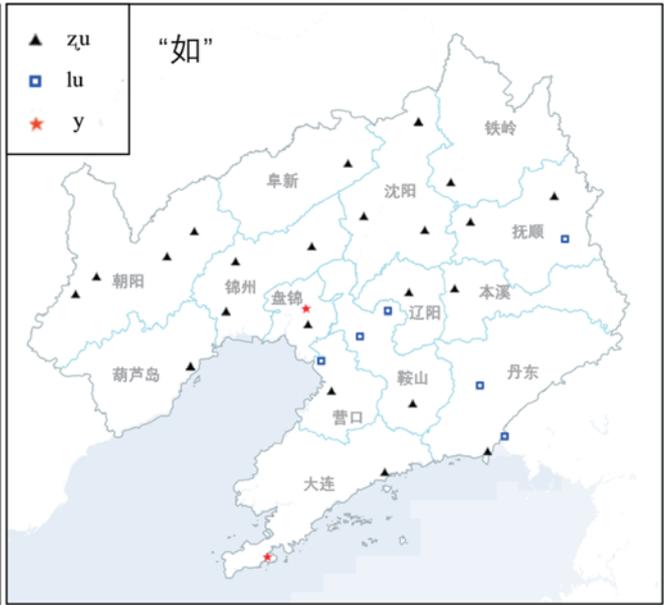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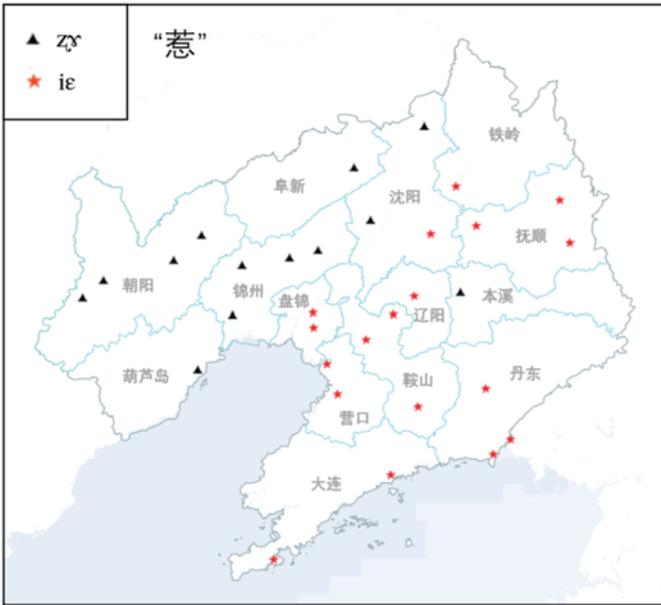


图 7

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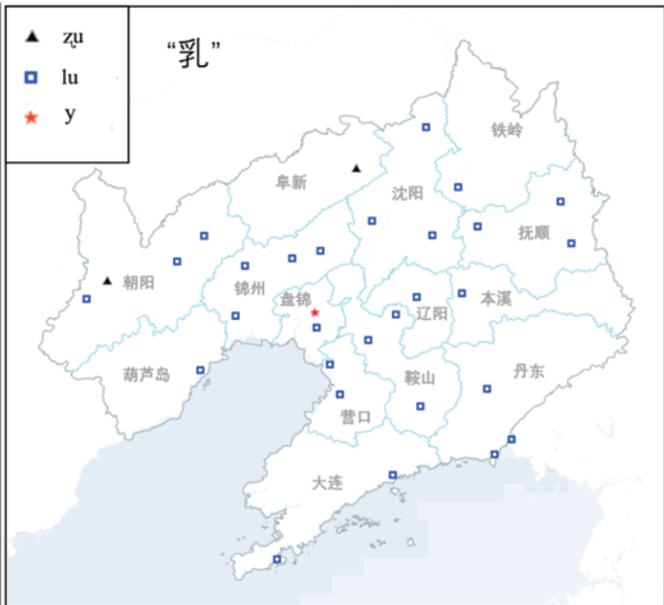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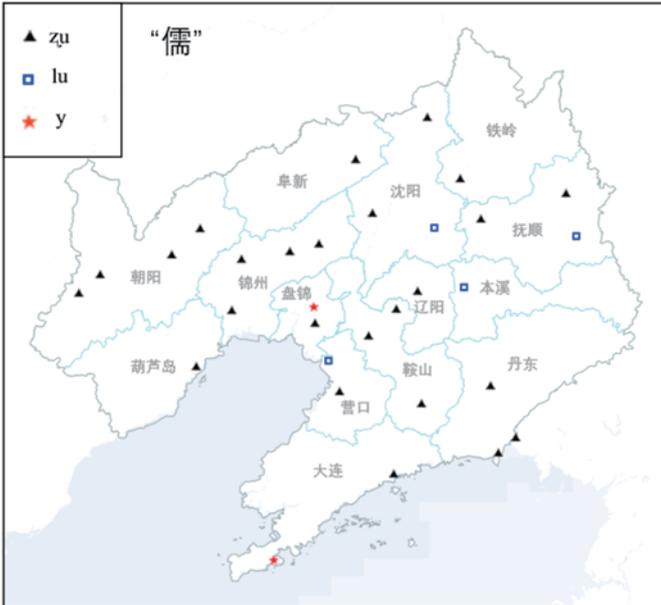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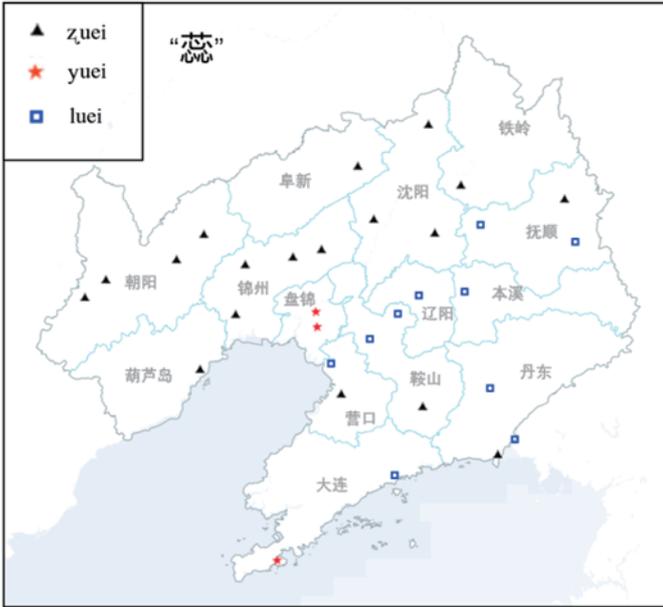


图 10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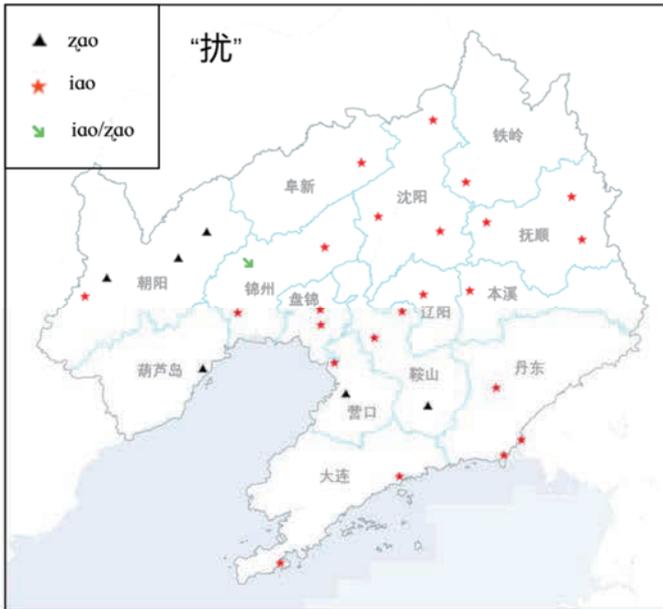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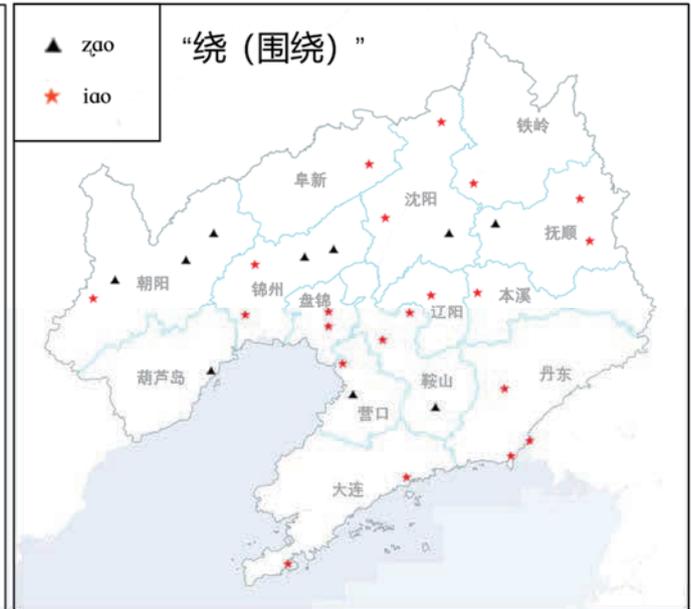


图 13

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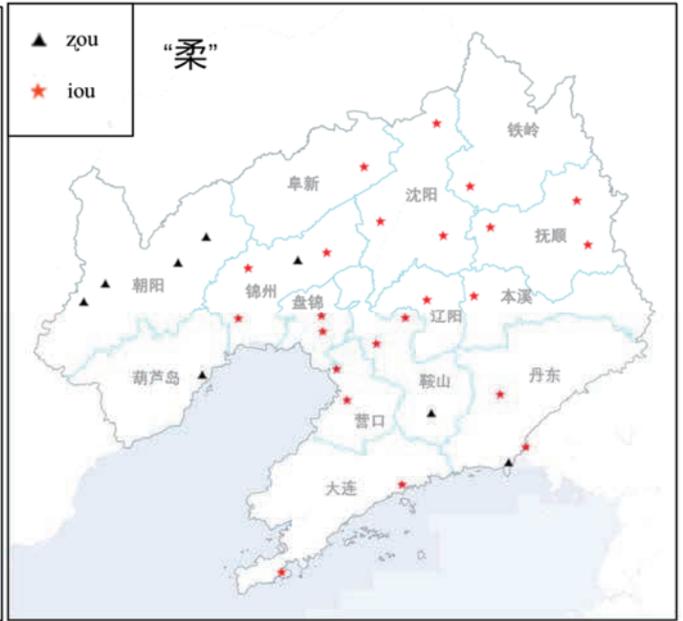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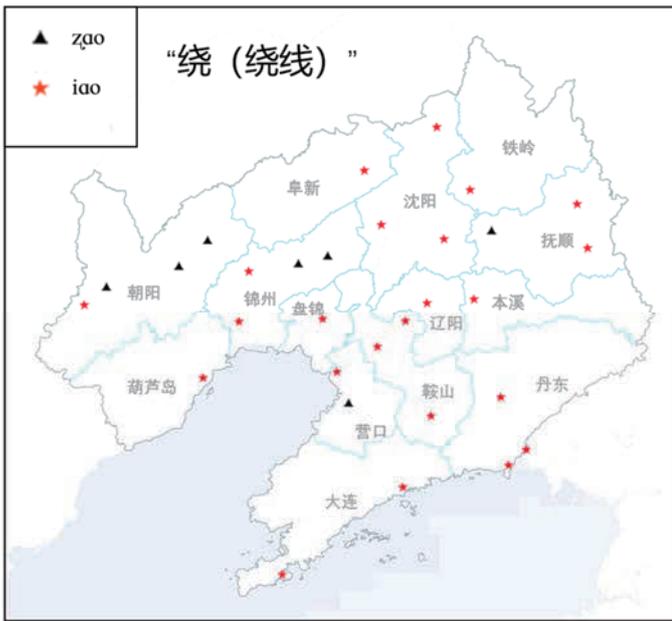


图 15

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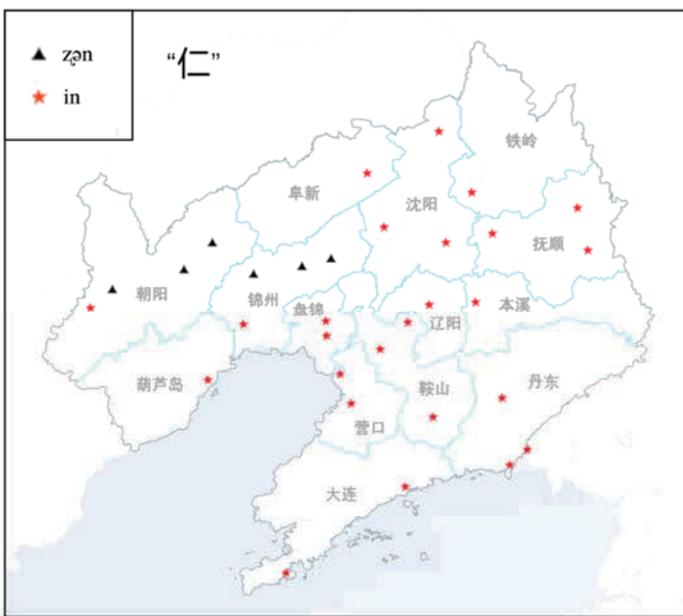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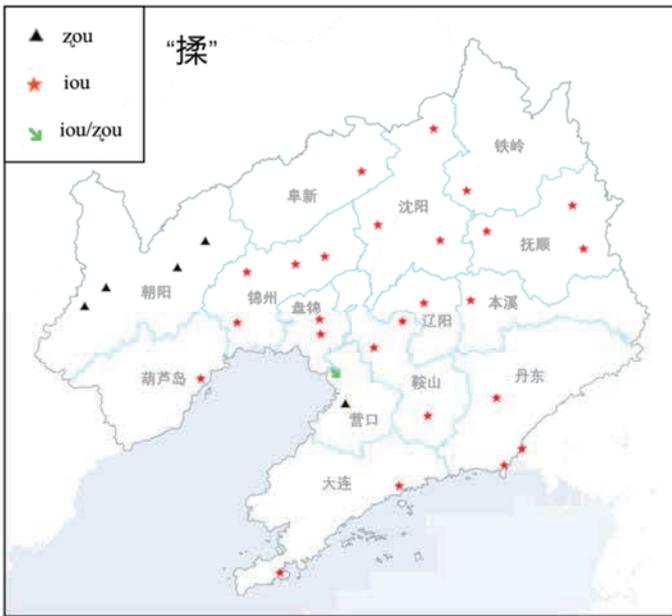


图 17

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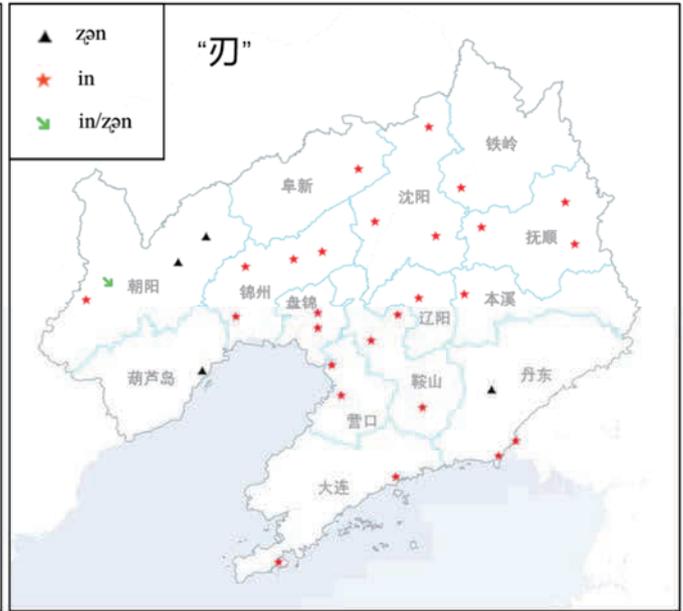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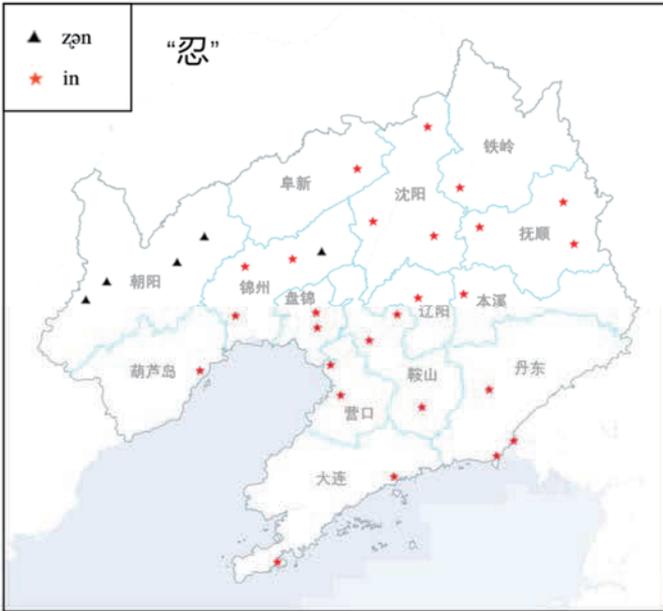


图 19

图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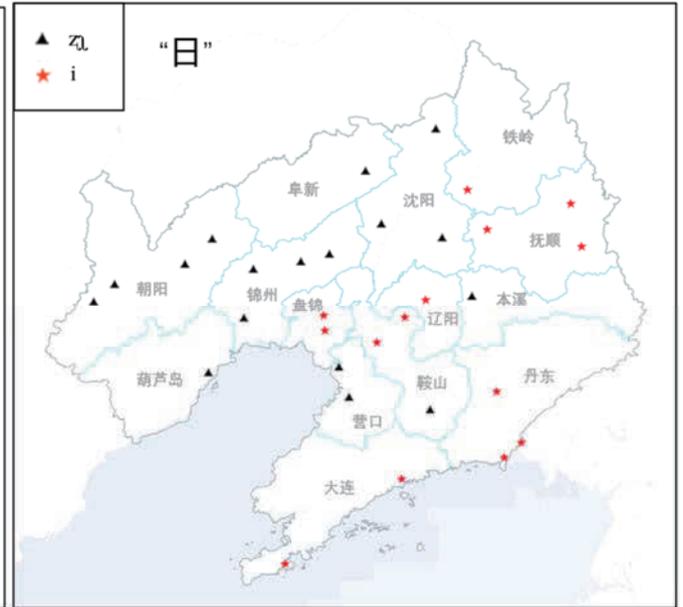


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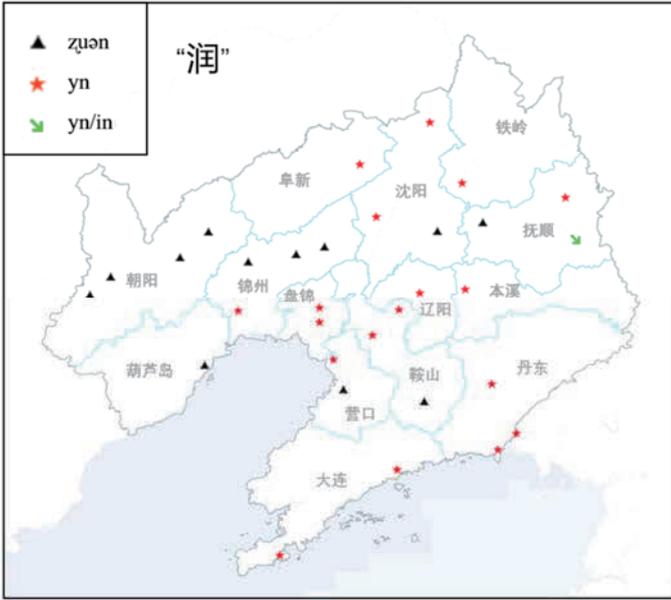


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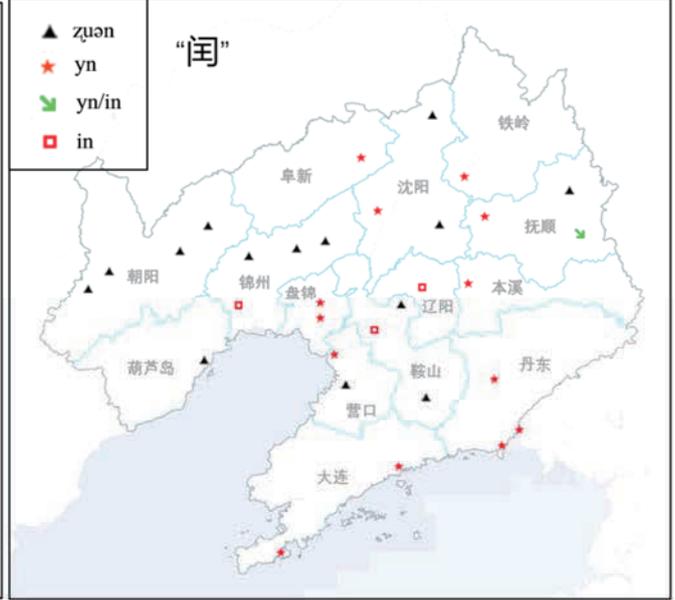


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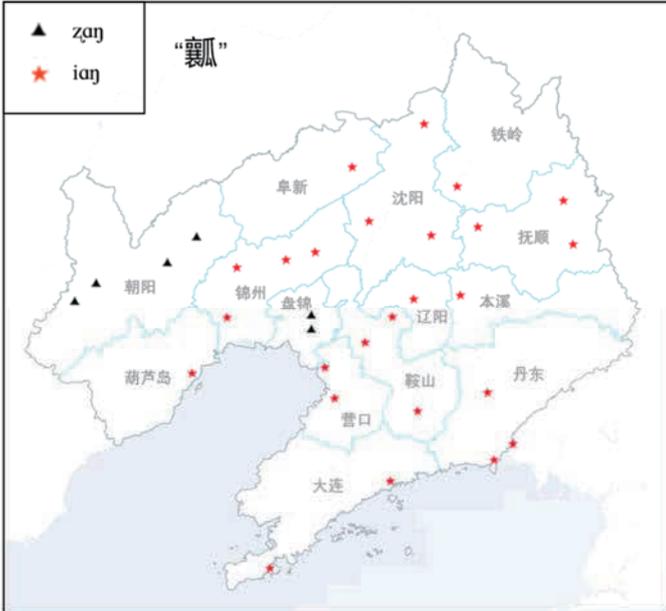


图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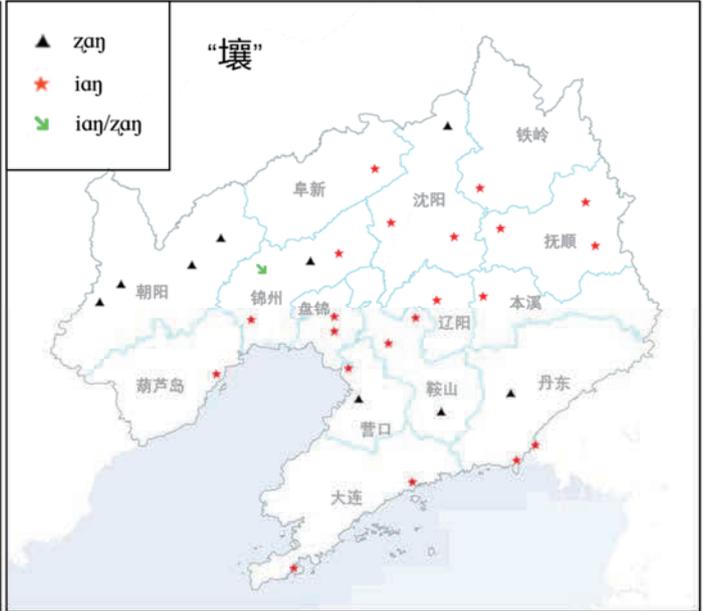


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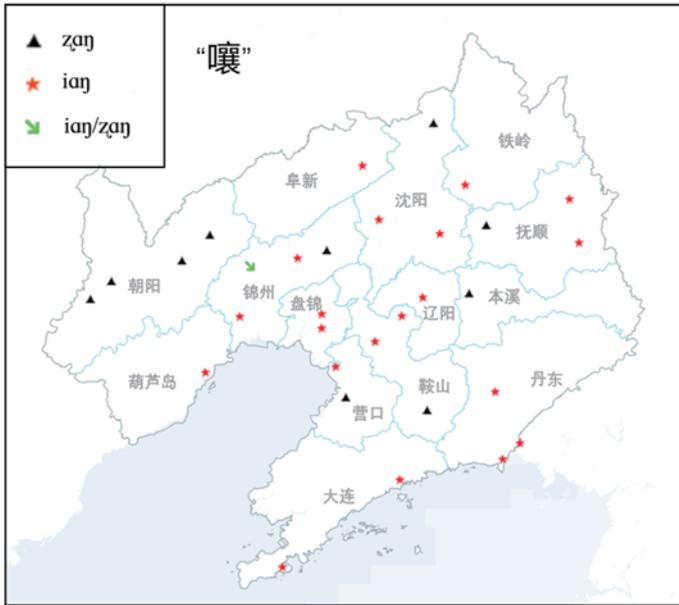


图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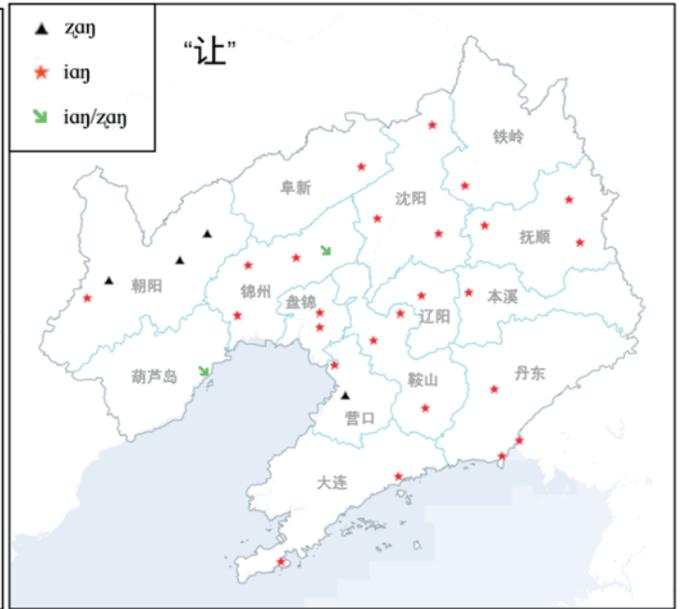


图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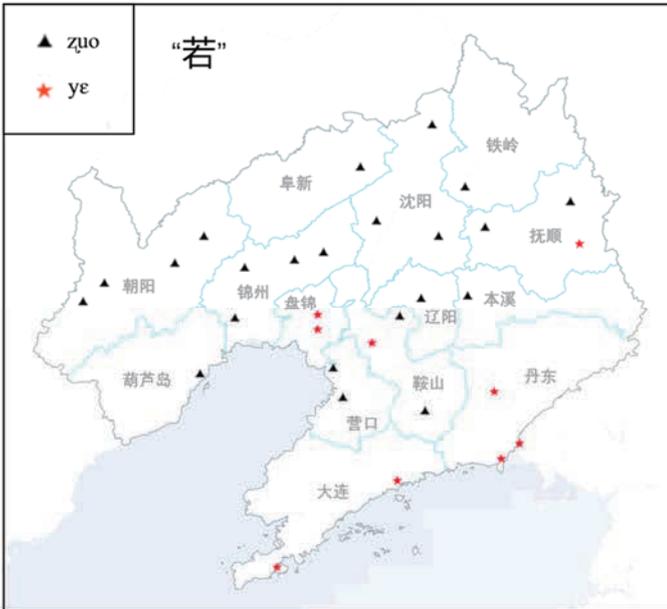


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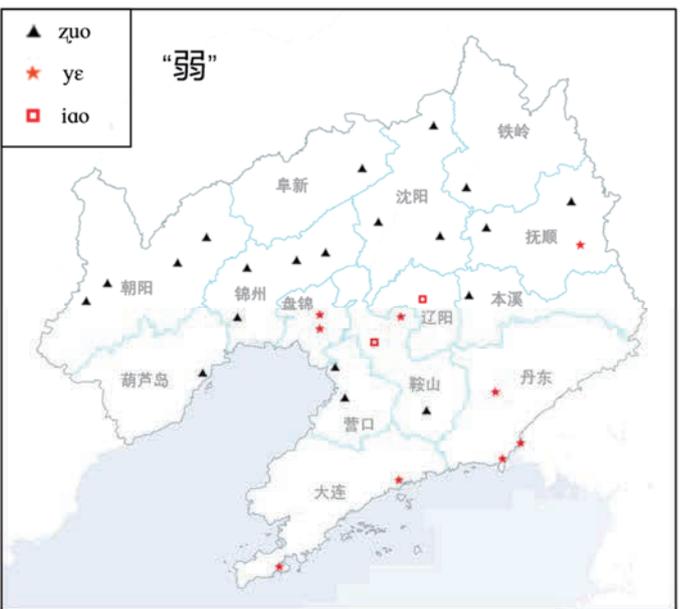


图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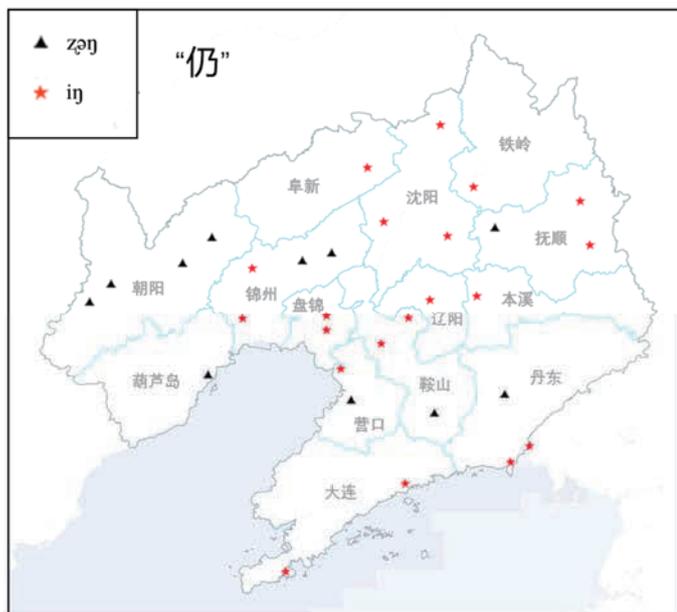


图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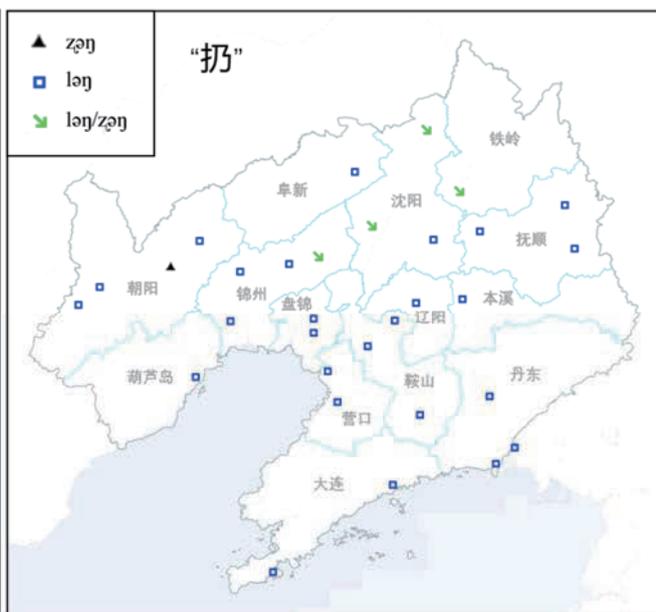


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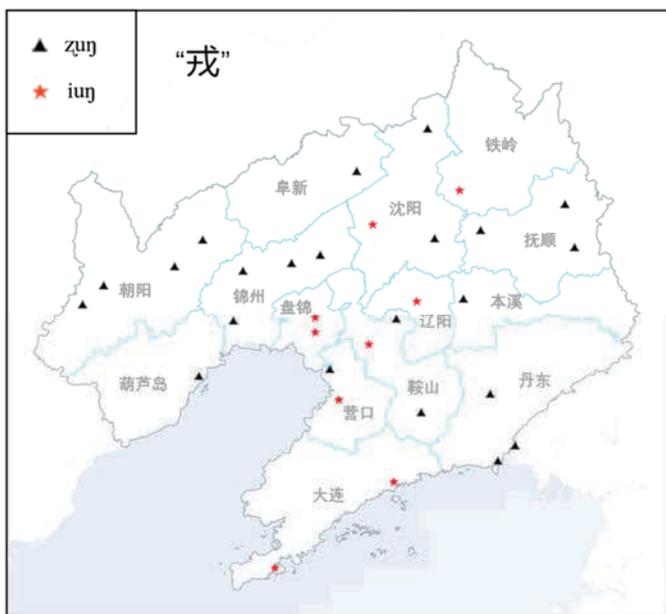


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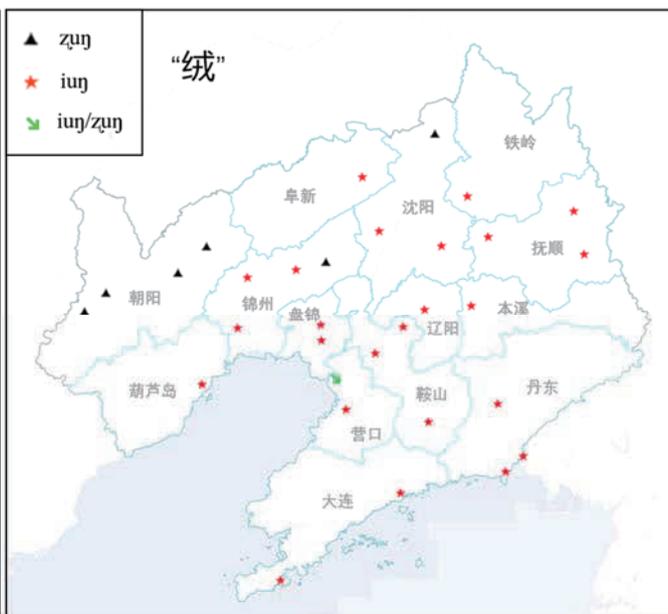


图 33

图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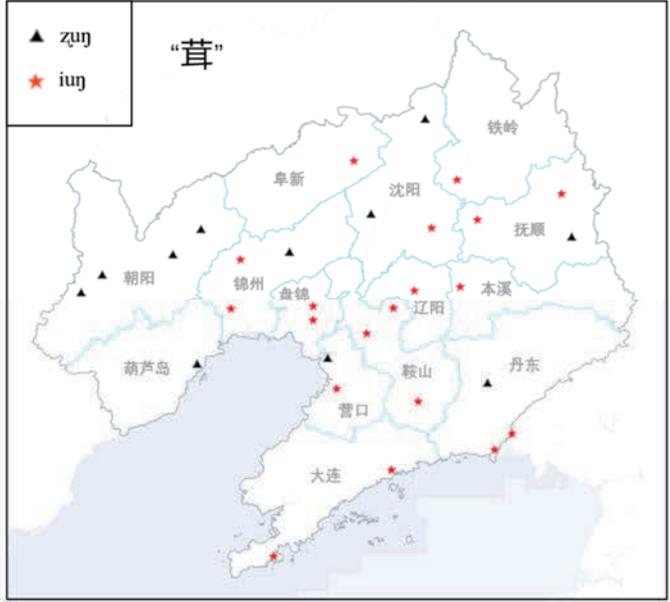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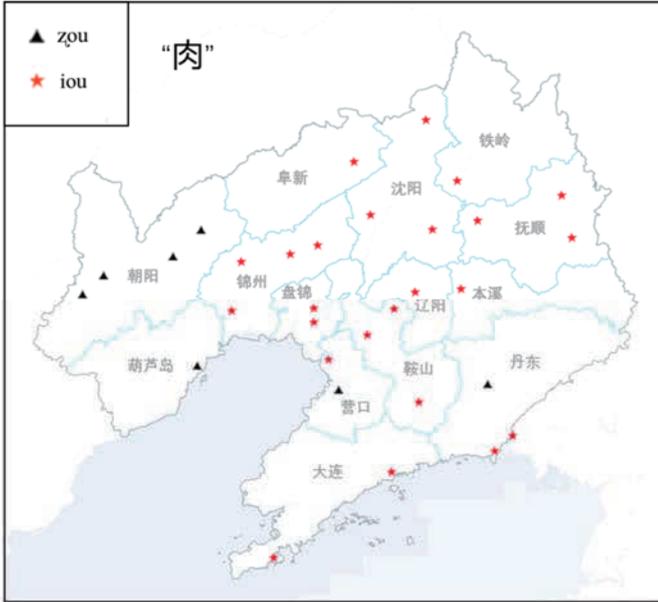


图 35

图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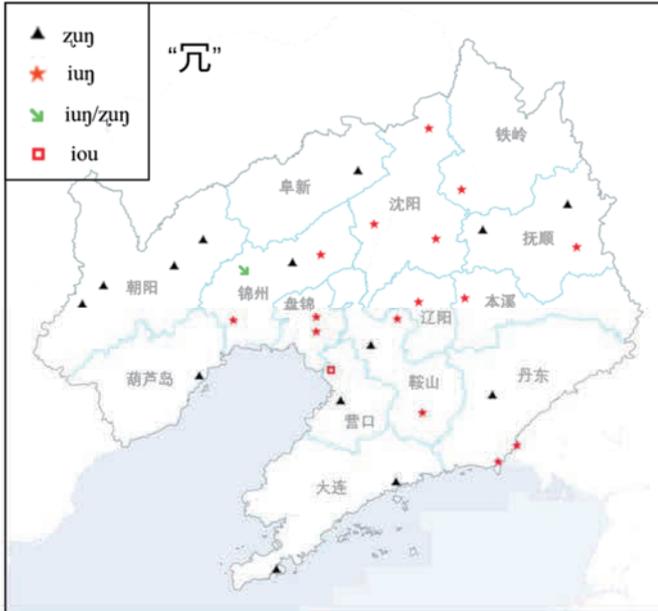


图 37

图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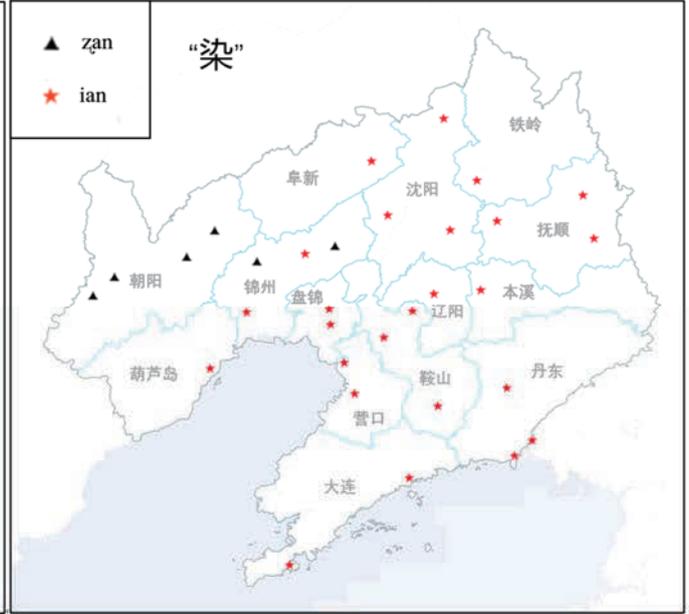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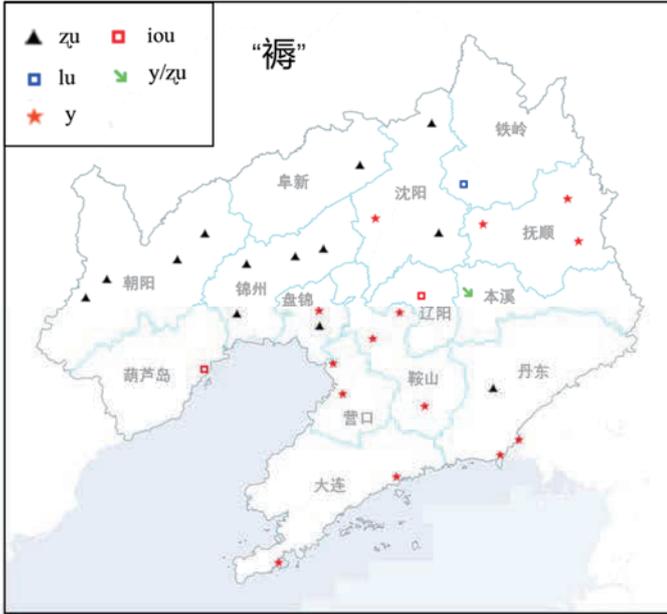


图 39

图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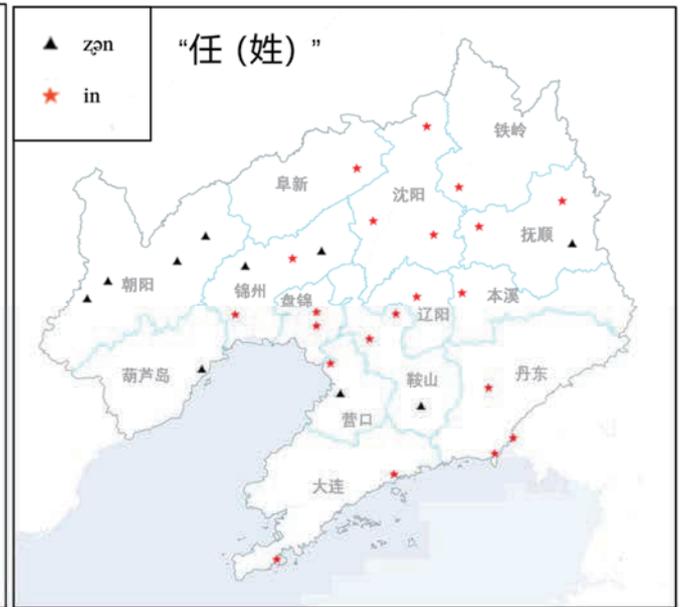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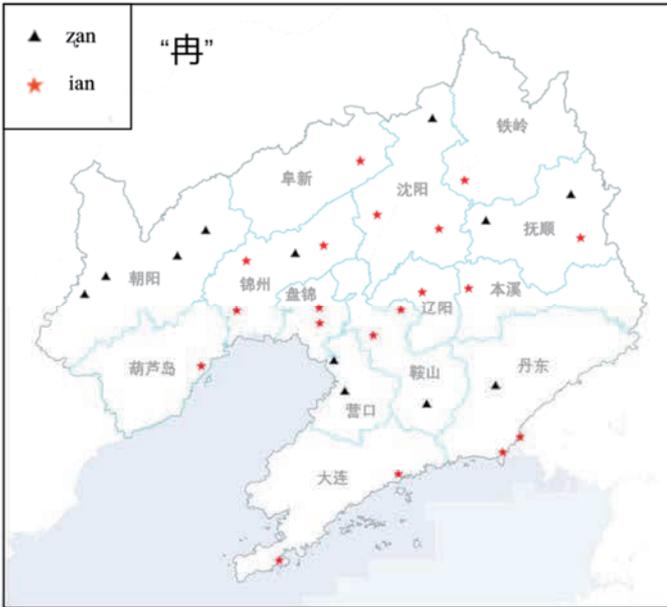


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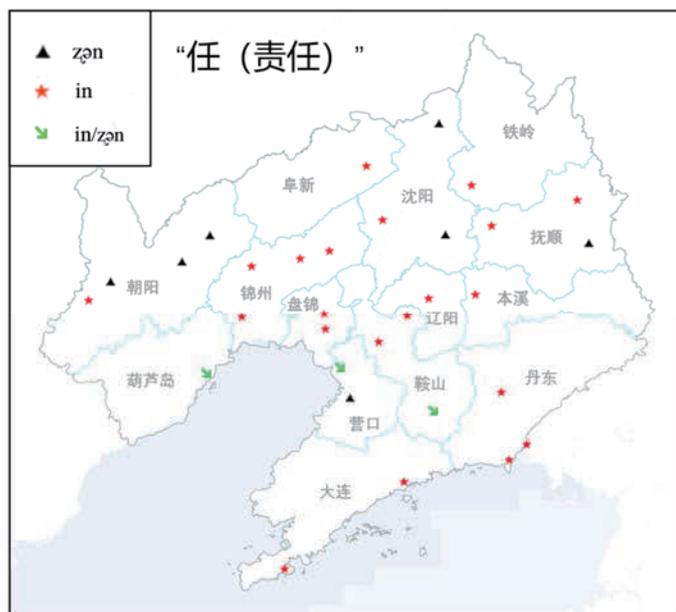


图 42



图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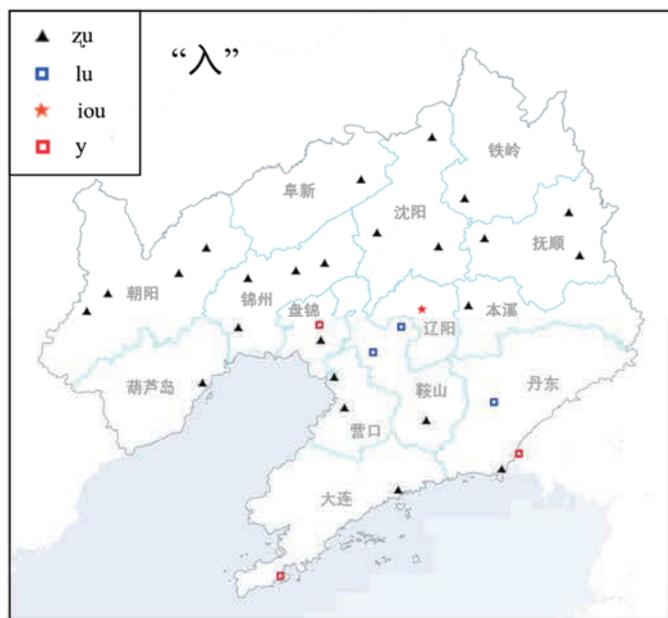


图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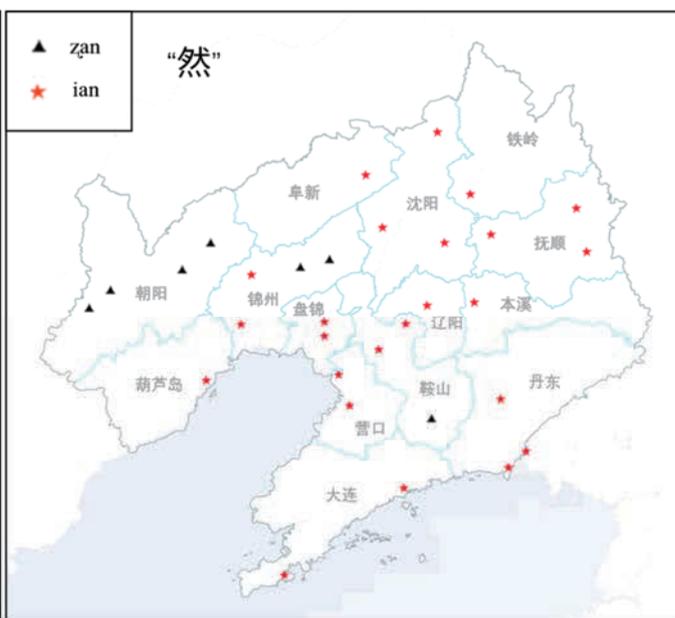


图 45

图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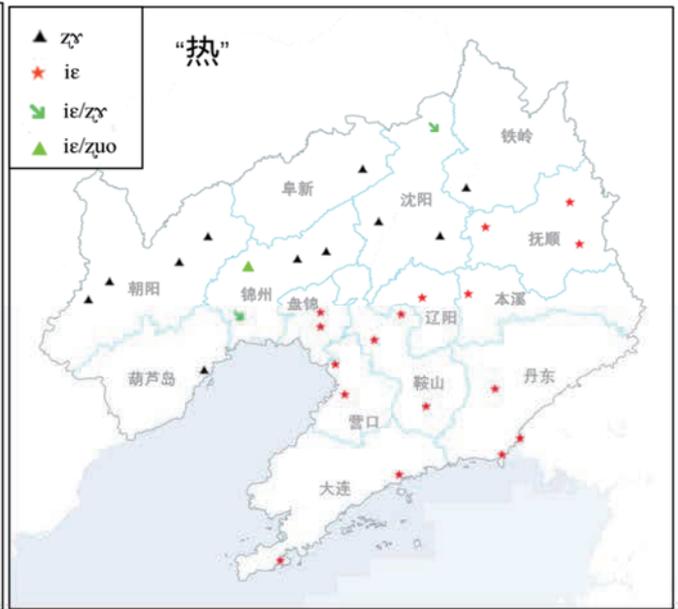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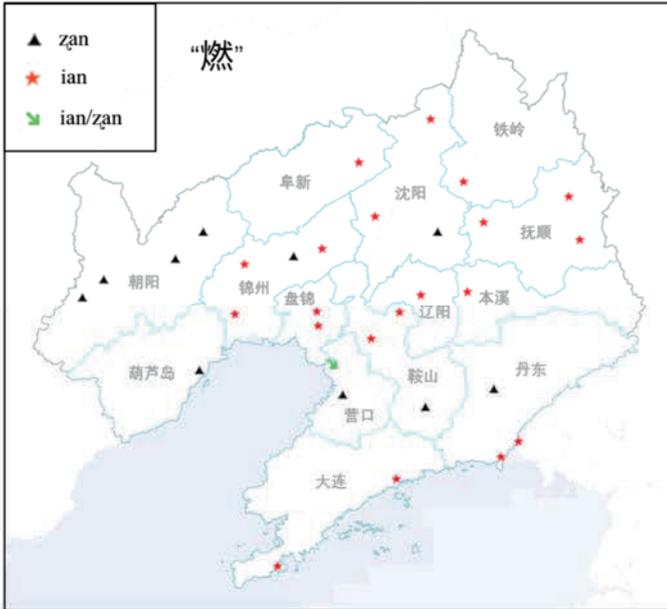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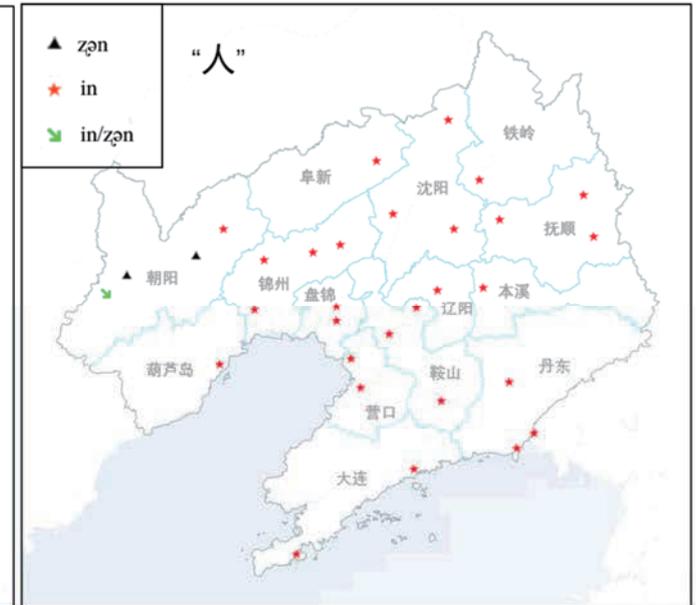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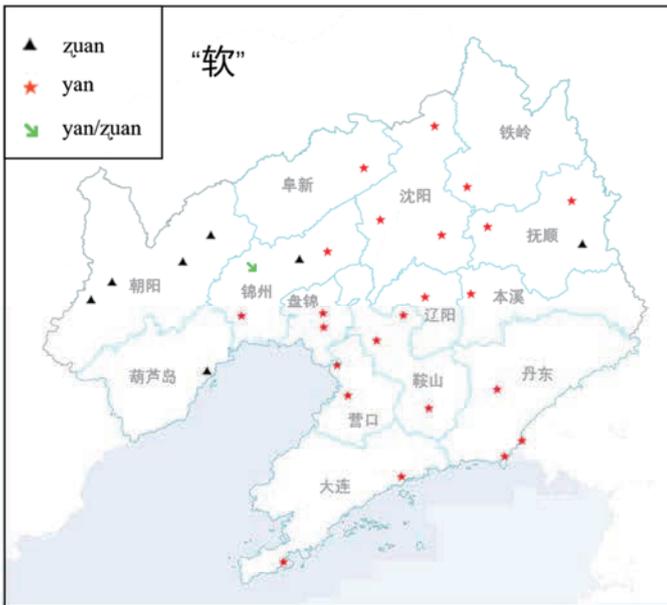


图 47

图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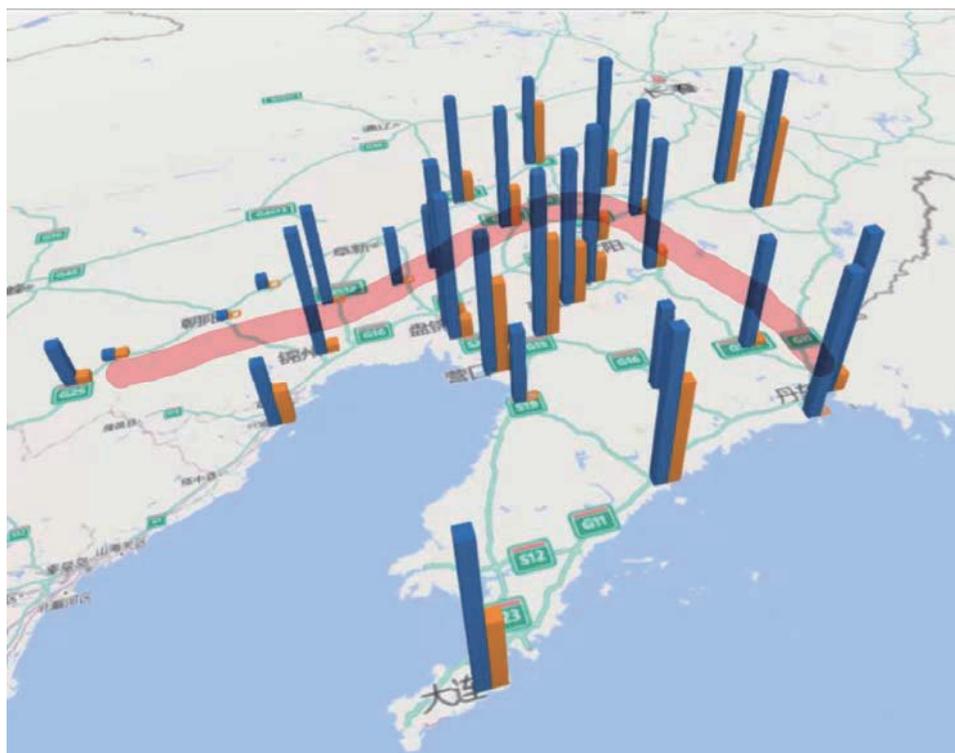


### 三、辽宁方言日系字的变迁历史及发展趋势

#### 3.1 新老派日系字读音情况对比

本文通过三维地图<sup>17</sup>的形式展示日系字音变比（发生音变的字项数/字项总数）在各地的分布情况，方柱高代表该地日系字音变程度高，也就是多读为零声母型或[l]型，方柱低代表该地日系字音变程度低，多读为与标准音一致的[ʒ]型。并通过柱形图颜色的差异（蓝色——老派，黄色——新派）展示新老派之间的对比。

图 49：新老派音变比对比图



从三维地图中可以看出，辽宁方言日系字的音变现象在各个方言点的老派读音中都有体现，总体上中东部音变程度高，向西侧递减。形成原因如上文所述，一方面由于中部地区的地理条件及政治中心地位，移民集聚，人员交流广泛，形成对各地方言兼收并蓄的语音格局，并因为与底层方言形成合力而不易受权威方言影响；另一方面东部沿海一线符合自海路而来的山东移民北上的路线，受胶辽官话的影响大，保留了胶辽官话日系字音变程度高的特点。

而新派方言中日系字的音变程度在各点都有显著的下降，向标准音靠拢，并呈现出一条贯穿东西的条带状分界线，即图中标红的线，红线一带日系字音变程度最低，向南北两侧递增。结合上文可知辽宁西部日系字在老派方言中音变程度低于中、东部，与普通话格局更加相近，因此在新派方言中也更容易向标准音靠拢，音变程度进一步降低。在单字地图的分析中曾指出沈阳市区在老派方言中已经有向标准音靠拢的趋势，在新派方言中标准音以沈阳市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使中东部出现“中间程度低，南北两侧程

<sup>17</sup> 该三维地图运用 Excel2019 软件绘制，底图采用必应地图（©2021Microsoft Corporation-GS(2020) 2193 号）。

度高”的语音格局，与西部地区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条带状分界线。

### 3.2 辽宁方言日系字发展趋势

通过对不同发音人语料的分析，可以看出日系字的读音整体上受到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向普通话靠拢，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很多字的读音在发音人口中已经与普通话一致，读为舌尖后浊擦音[z]。

从年龄的角度看，年龄越小，受普通话影响越大。新、老派日系字发音情况已经说明辽宁方言日系字受普通话影响向标准音靠拢在年龄层次上有很明显的体现。这其中有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影响，也有“语言不安全感”<sup>18</sup>的成分使得新派发音人自觉放弃方言读音。

观察不同的词项可以发现，有些字的读音受普通话影响大，有些字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普通话对辽宁方言的影响从书面语词、新词语开始，逐渐影响口语词。字项下辖的词项中口语词、常用词多，则不易受普通话影响，“肉”字在口语中出现频率很高，如“吃肉”、“鸡肉”、“猪肉”等等，即使有非常用词“肉体”、“肉麻”等的影响，在读音上仍以保留方音为主；反之，则易受普通话影响，如“弱”字出现在辽宁方言出现频率低，只有“弱智”一词较为常用，但近年来从普通话中传入的非常用词如“软弱”、“弱不禁风”等非常多，因此“弱”的读音就有很强烈的向普通话读音靠拢的趋势。

另外，新派方言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虽然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向标准音靠拢，但在日系字音变中属于少数的[I]型几乎在各点都有保留，即使是新老派差异巨大的 F4、J1 等点，[I]型仍然存在，原本音变程度很低的 E3、E4 点在新派方言中也保留了[I]型，且各点[I]型日系字均匀地保留了 1-2 个（乳、扔），仅有 D3 一点保留了三个[I]型日系字（乳、扔、辱）。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第一，零声母型日系字在辽宁各地出现舌尖后音[tʂ tʂh ʂ]后容易向标准音[z]靠拢，因为人们知道“辽宁地区一些平舌音普通话读卷舌音”，在注意自身平翘舌发音的同时也对日系字有了关注，而[I]型与[tʂ tʂh ʂ]的关联并不明显，辽宁人在发音时难以注意到[I]型不是标准音；第二，调查结果显示各地保留的[I]型日系字主要是“乳”、“扔”二字，“乳”字读[I]音的情况主要存在于词“腐乳”中，“腐乳”属于常用词，不易被标准音替代，“扔”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中只有“扔\*\*”或“扔了”的情况，不会与其他语素组成新词，与其他词组合成词组的情况也比较单一，组合度较低，难以受到读标准音的新词语同化。

总的来说，普通话对辽宁方言的影响是从书面语词、新词语开始的，逐渐同化包含某一字项的所有词、词组形式，不同字项受普通话影响的程度不同，有以下几种影响因素：

- (1) 字项下辖的词项<sup>19</sup>中常用词多，则不易受普通话影响。
- (2) [I]型相对零声母型不易受普通话影响。
- (3) 组合度低的字项不易受普通话影响。

<sup>18</sup> 路易·让·卡尔韦 2001《社会语言学》，曹德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5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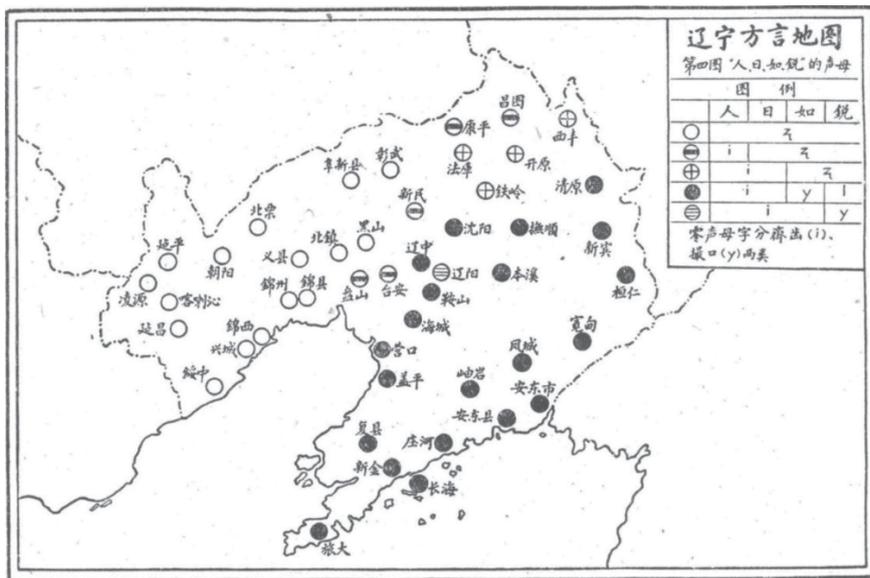
<sup>19</sup> 包括与其他语素组成的词以及与其他词组成的词组。

目前辽宁方言中出现了文白两个语言系统，在国家推广普通话以及传媒发展的环境下，文读层正在逐渐扩张。从文白竞争的三个阶段<sup>20</sup>来看，目前辽宁方言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处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过渡中，虽然文读形式的运用范围受到严格的词汇条件限制，但是可以看到这种限制正在逐渐减弱，在年轻人中个别日常用语也可以采用文读形式，表现为文白并用，这些区域分布在图 49 条带状分界线的南北两侧；另一种处于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过渡中，已经由“文白相持，势均力敌”的情况向“文读占绝对优势，白读形式的运用范围受到严格的词汇条件限制”过渡，这些区域分布在图 49 条带状分界线一带。如果结合教育普及、推广普通话的大趋势来看，第三阶段将逐渐成为辽宁地区方言发展状态的主流。

### 3.3 对更早时期辽宁地区日系字读音情况的探索

本文的方言数据大致能够反映目前辽宁地区日系字新老派的读音格局，反映辽宁地区日系字被标准音影响的现状，但比老派方言时间更早的语音格局是什么样子？宋学在其文章《辽宁语音说略》中有一张与日系字读音相关的语言地图，可以说这张地图反映的是辽宁地区“前老派方言”的情况，虽然只是对个别字的描写，但与今天的老派方言进行对比，也能从中窥见一些更早期辽宁方言日系字的读音信息和演变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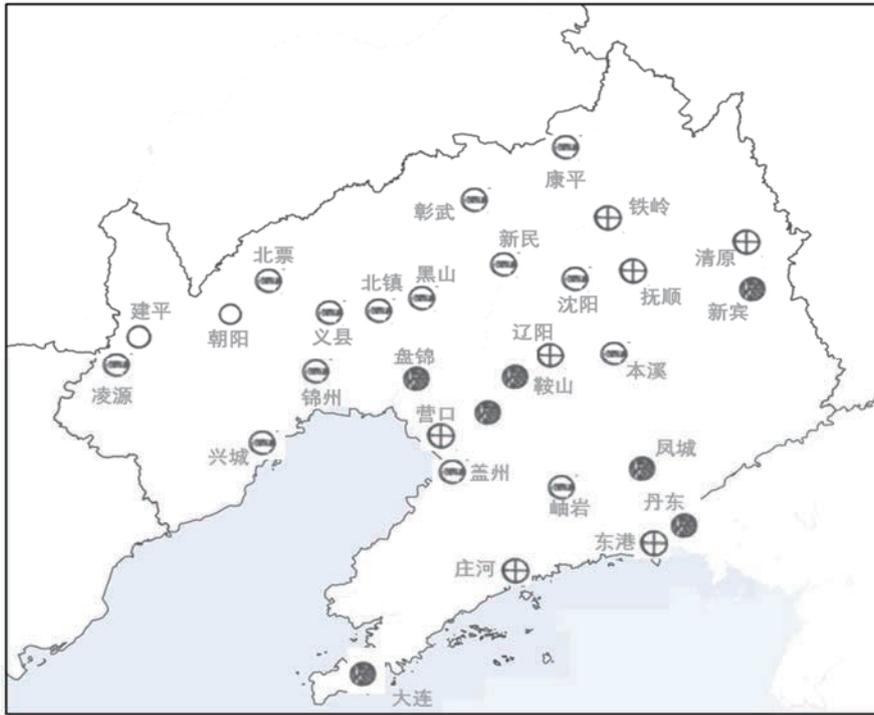
图 50：前老派方言日系字读音地图<sup>21</sup>



<sup>20</sup>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389-390 页。

<sup>21</sup> 引自宋学 1963 《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第 2 期。

图 51：老派方言“人、日、如”声母分布图



由于此次调查的字项仅涉及日系字，“锐”字不在调查范围内，但忽略该字并不影响结果，因此图 51 仍采用与宋图一致的图例。从图 50 和图 51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老派方言较之前有一个“拉平”的特征，即改变了东西部泾渭分明的状态，过渡状态的分布区域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移民之间的接触情况，在此之前，落脚于东部和西部的移民之间交流较少，在各自聚居区形成一致的、区别于对方的语音格局，仅在中部平原有过渡态的出现。此后两部分移民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语言接触更加深入，中部的过渡区域扩张，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交通改善，人员得以在省内流动，另外沈阳音很可能是当时辽宁内部的权威方言，其对周边区域的读音形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总结来说，辽宁方言日系字内部经历了如下变迁：

表 4：辽宁方言日系字内部变迁情况

	前老派——老派	老派——新派	新派——
权威方言	沈阳音	普通话	普通话
人口流动情况	主要是省内流动	全国范围的流动	全国范围的流动
结果	东部（受胶辽官话影响大）、西部（受北京官话影响大）语言接触更加深入，中部平原的过渡态向四周扩张。	受推广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向标准音靠拢，标准音的影响从贯穿东西的条带状分界线向两侧蔓延。	基本与普通话一致，仅在个别地区、个别词项中保留方言读音。

前老派到老派之间的过渡仅仅是一种推测，由于缺少更完整、更具体的语言材料，只能从几个字的动态变化中窥探辽宁地区日系字更早期的读音情况和发展情况，如果能够结合一些日系字以外的方言材料，或许能够找到共性规律，因此对于辽宁方言更早期

的面貌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 四、结论

日系字的读音是辽宁方言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声母共有三种形式——[z]、零声母和[ɲ]，其语音发展路径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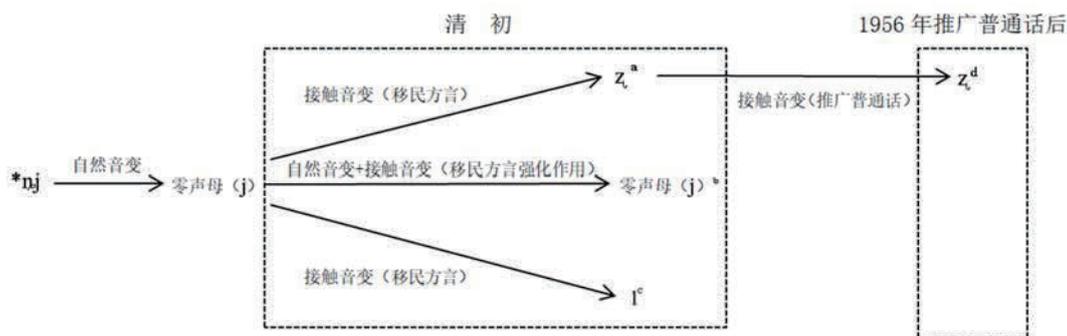


图 52 辽宁地区日系字声母演变轨迹

从历时角度看，辽宁地区日系字可能先经历了内部东西两方的接触，而后被权威方言普通话大规模地影响。从现有资料来看，辽宁方言日系字的读音受普通话的影响，已经出现了文白异读的现象，文读形式在新派方言中比例很高，很多白读形式仅存于个别地区老派方言中。在推广普通话、传媒发展以及普及教育的大趋势下，辽宁方言日系字读音未来的发展趋势很可能是与普通话读音一致。

**附记：**本文由笔者在曾晓渝教授指导下的本科毕业论文改写而成，写作过程中承蒙曾晓渝教授、曾智超、刘京杰、刘欣提供帮助，远藤光晓教授审阅本文初稿后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表示敬意和感谢！

#### 参考文献

- 柴田武 2018 《语言地理学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保亚 1993 《语言文化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戴鑫 2014 《凤城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高晓虹 2013 《古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在官话方言中的演变》，《语文研究》第 2 期。  
李南依 2019 《辽宁盘锦方言语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005 《辽宁省志·人口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辽宁省人民政府，<http://www.ln.gov.cn/zjln/zrgm/>，[引用时间 2020-3-20]。  
路易·让·卡尔韦 2001 《社会语言学》，曹德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孟祥宇 2012 《辽宁通溪片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利，刘芳 2014 《晋东南晋语日系字的读音类型及其演变》，《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 3 期。  
宋学 1963 《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第 2 期。

- 王艳慧 2013 《辽宁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项梦冰 2006 《客家话古日母字的今读：兼论切韵日母的音值及北方方言日母的音变历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
- 项梦冰、曹辉 2012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春宇 2010 《辽宁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岳辉 2006 《〈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的语言基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4 期。
- 张世方 2009 《东北方言知系声母的演变》，《汉语学报》第 1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1 《方言调查字表》，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汉语方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邹德文 2009 《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The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Ri-Consonant System in Liaoning Dialect**

LIU Jing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honological change of the Ri-consonant system i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Liaoning diale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i-consonant system pronunci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using geolinguistic and sociolinguistic methods. It shows the situation of sound change, summarizes the law of sound change, probes into the causes of sound change, and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levels of different forms by comparing the old and new dialect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odern Mandarin on each region and each word,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i-consonant system in Liaoning Province.